



# 南山悦水

周文英

初识“寨”字，缘于响亮的“农业学大寨”；再识“寨”字，是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“压寨夫人”；近识“寨”字，是“绝美山寨”。“寨”字每一次出场，都轰轰烈烈。最近跟“寨”攀上关系，是来到山阳的天蓬山寨。

天蓬山寨地处秦岭南麓，是秦楚交会处的一个4A级景区，山大沟深，其幽、险、秀藏而不露，少为人道也。数次想去窥探，皆因路途难行而却步，这一次，友人说去赏红叶，心想红叶如花开，一年只有一次，短短十多天，错过了，就待来年。

大巴车从山阳县城出发，户家堰修路，从山河铺提前下高速进入山路，从靠右的窗户望出去，总感觉大巴车在路中间，担心对面弯道来车，庆幸司机手艺好，遇见会车，皆礼让避让。

蒙蒙乎乎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听朋友呼喊：“快看山上的红叶！”睁眼车子已向山顶盘旋，山峦海浪一样起伏。树叶红的、绿的、黄的三色竞秀，引人注目是那山腰中的屋舍，小楼散花般这儿一户，那儿一户，散点零落，雪白的墙壁在秋阳的映射下特别鲜亮。

认知中山里人家多是邻河而居，要么在山脚下，要么在山坳里，像这种住在山腰凸起的却少见。交通不便，重要的是得有水吃。看过陈敏的《父亲的文武台》，写到山阳一些地方的人喜欢住在高处山梁上，图的是眼目宽，居高听远。

好不容易挨到景区门口，没待车停稳，我就冲了下去，晕车已达极限，怕晚一点就要吐了，第一次坐车这么狼狈，暗自说以后再也不来了。谁知游到一半，想法就变了，下次来，自己驾车不就好吗。这次提前没做攻略，游得潦草，可惜了。

进入景区大门，极目远眺，天蓝得透彻，云白得纯粹，一览众山小。悠悠地走过一摇三晃的木桥，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逐级而下，移步换景，有人说下山路好走，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南门。相比于上山攀爬的辛苦，下山显得轻松，却少了“山高人为峰”的成就感。

慕名来看山的，不料被水抢占风头。原本以为，山上肯定缺水，忘了有词叫“山高水长”，在天蓬山寨，真正领略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长。记得有次去海边旅游，遇到当地小伙，说他们从小在海边长大，特别向往大山。水，只有一个平面，一个颜色。美慕山形状不同，四景不同。我说，水的尽头是山，但山的那边，可能还是山。他说，有山的地方一定有水，但有水的地方不一定有山。

山水相依，原来不仅仅是词。山路上走着，听见水声，起初只有细细的一股，如同一道白练，哗哗，淙淙，兀自流着。因为是下坡路，不时有人提醒：走路不看景，看景不走路。驻足的时候，看山、看云、看各色的树、看游人，看山坡上散布的小木屋。据说它里面酒店设施一应俱全，大伙忙着讨论价格和入住率，没有人在意流水。

水不烦不恼，游人你走你的，水流它的，互不相扰。一会儿，又从背后窜到脚边，似乎只为了刷存在感，缓缓地，悄悄地。静水深潭，想起“潦水尽而寒潭清”，恨不能去水底扎个猛子，唯恐受到冷落，便俯下身子，洗了洗手，算是亲水。

一路只见水枕着石的腰身，石托着水的脑袋，高兴时拥抱，生气时摔跌，始终不离不弃。继续往山下行走，山路由脊梁渐移至谷底，溪水与游客捉着迷藏，走着走着不见了，一会儿又突然冒出来。典型的山不转水转，水肯定是在找适合自己的路子。再次见水，队伍明显壮大，山势陡峭，清流激湍，哗哗，滔滔声像粗大的嗓门般高喊。

本以为山里的水不过这番模样，小声私语，大声嚷嚷，却欣喜地在两山的夹缝中发现一汪碧水，名曰镜湖。宛如被两山弯腰合抱在怀里，风吹不进，湖面平静，没有一丝涟漪，碧绿的湖水像一块光洁的翡翠，想伸手摸一下质地，又怕弄破了。

累了，饿了，急于走向出口，步履匆匆，不料惊喜就在眼前，抬头处，一挂瀑布飞流直下，虽没有李白那三千尺的夸张，百米高肯定是有。水流从高处一倾而下，像性急的母亲倒下一箩筐豆子，跌落的水花让人几欲伸手捡拾，清凉的水雾洒在脸上，都欢笑着不会恼。

出了景区南大门，感觉许多风景还没来得及细看，意犹未尽，留待下次吧。

# 仰望的那道光

汪海珍

一位好老师，就像阳光一样，指引着学生的成长方向。我是幸运的，遇到了一位阳光一样的好老师。江峰老师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，他学识渊博，品行端正，勤奋踏实的做事态度，谦逊高雅的生活情趣，是我一生的榜样。

我追逐着这道光，在三尺讲台上坚守了30年，如今青丝变白发，虽不敢自诩优秀，却敢理直气壮地对老师说，我对得起“人民教师”这一光荣的称号。

几十年来，我一直为自己是江老师的学生而深感幸福和骄傲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闭塞的大山里，我幸运地遇到了江老师，他为我打开了一个万花筒，让我知道在山的外面有广阔的天地，书本和文字里藏着无限美好的风景。

初中语文，从端正的读书姿势开始。双手捧着课本，抬头挺胸、肩平足安、字正腔圆地读。江老师说，这样读书，“端正”的不仅是读书姿势和态度，更是端正品行。他要求我们不动笔墨不读书。至今，我仍保持着摘抄的习惯。每当看到越来越多的摘抄本子，总有种甜丝丝的喜悦在心头涌动。

让我们打开眼界的，是江老师为我们开展的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，如作文讲座、智力问答、名人故事、灯谜解析等，每周至少一两次。午饭后，在学校走廊或者饭堂对面的墙上贴出海报，内容是“今天下午，课后活动在某某教室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前来参加……”刚开始时，我完全是去凑热闹，但去过一两次后，就被江老师生动的语言、有趣的问题、灵活的思路、新奇的故事深深吸引了，后来只要有讲座，我都会挤在人群里支棱着耳朵听。

至今我还在怀念的，是江老师办的校刊《月季》，也许是江老师希望学生们笔下开出美丽花朵吧。那时是手刻版，手推油印制作校刊，看着封面上精美图案和“书”中的插图，尤其是江老师刻印的比印刷体还优美飘逸、雄健有力、隽秀灵动的字迹，让人无限向往。我在心里默默下决心，一定要努力让自己的作文印上校刊，那样就可以拥有一本《月季》。可惜，此事成了我永远的遗憾，中学时代，我缺失了那一缕带着墨香的《月季》芬芳。

江老师的语文课堂，严肃而又活泼、严谨又不失风趣。读书抑扬顿挫，讲解内容

灵活宽泛。江老师的书写横撇竖捺、提按顿挫间流露着飘逸潇洒，如行云流水。每一次板书都是一幅精美的书法，下课铃一响，大家都飞奔着冲向黑板，用手指顺着江老师的笔画，学着老师书写时的样子行走，这应该是我们对书法懵懂的膜拜吧。

江老师讲文言文，大家都非常喜欢，之乎者也神韵十足。现在，我还清晰地记得学《卖炭翁》《口技》《少年中国说》等课文的情景，老师读得活灵活现、妙趣横生；《小石潭记》《桃花源记》《岳阳楼记》等文章，老师声调中描绘出了诗画神韵、旖旎风景，让人感觉如临其境、心驰神往；学修辞的时候，江老师像是带着我们云游四海、翱翔长空，对偶、拈连、顶针等趣味无穷，好像为文字添上翅膀，给词句画上凤羽龙鳞；学文学常识时，江老师总是引经据典、谈古论今、旁征博引，收放自如，带我们走出课本，游历书山学海，认识古今圣贤……

最幸运的是，我当教师以后，又在母校与江老师相遇，江老师成了我的校长。不管是课堂教学还是教师基本功，江老师都身先士卒、率先垂范，对我们细心、耐心

教导。面对自己敬仰的老师，我工作格外上心，课堂上努力学习当年的江老师，尽量不看教案，自如地驾驭教学内容，灵活地与学生探讨交流。写教学总结、班级工作总结等材料，别人认为应付的事情，我总是一遍遍地修改，就像学生时期写作文一样，生怕哪个词句不准确了让人见笑。因此，我逐渐形成了对工作踏实严谨、竭尽全力的态度。

后来，我喜欢用文字记录一些生活中的感动、感悟、感想，偶尔在报纸上发表被江老师看到，他总是大加鼓励。都叹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天下的老师对学生的谆谆爱心，又多么令人感动、感念啊！

江老师退休了，仍揣着一颗尚美尚善、积极向上的心，天天坚持读书，写字。他对我说，每年要坚持读100部文学著作，和我讲陈彦、贾平凹，说生活，说孩子……何其荣幸，让我遇到这样一位终身为父的师长。

尽管我始终没能像歌里唱的那样——“长大后我就成为你”。我没能像江老师一样优秀，可江老师，永远是我仰望的那道光，指引着我努力前行的方向。

# 一个面包

孙荣

这所学校地处西北高寒地带，四五月间还能见到零星积雪，桃花、李花迟迟不能盛开。学校6个年级，187名学生，小川是一年级的一名学生。

那时，我在这支教实习。学校几个班级共用一个办公室，小川常被代课老师叫去办公室问话，就这样，我便记住了他。小川个头偏瘦，一头乌黑的头发有点长，像扣着个蓬乱的发套，瘦弱的小脸被罩得更小了。班上常有学生告小川的状，他家里对他似乎也疏于管理，课外作业时常常完成得不够好。有时，私底下说起他时，大家叫他“烦人精”。

在办公室里，他开始对老师的说教还争辩，日子一久，老师们也就头疼了起来，不想听他争辩。我常看到有一伙小学生把小川拉进办公室，争先向老师告他状，老师们大多时候都忙着，就高声下令：“其他人出去，小川留下！”他就默默走到墙角去“面壁思过”。

支教实习结束前几天，办公室一位教师因事请假，托我代他为学生发营养早餐。那天大雾，我来到取餐室门口时，那里已经站了七八个学生。我组织学生站好队，挨个测温登记后，让他们依次自行领

取，我忙着处理保鲜柜里隔天的留样食品，填写几个有关早餐发放的登记簿。周一到周五，每天的早餐都不重样。那天是牛奶和面包，一会儿就领取结束了。我打扫完卫生，正准备离开时，有个小男孩跑进来大声报告，说他们班有人偷了一个面包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！不信你去看！”

打报告的男孩小跑着，引领我走进一年级教室。

“老师，就是他偷了一个面包！”

“他是坏学生，常挨批评！”

……

一伙学生围着我，叽叽喳喳说个没完。这不是小川吗？他穿着宽大的旧棉衣，双腿微叉站在教室中间的过道里，被几个同学推搡着，怀里抱着一个毛毛虫面包，镇静不惧地望着我，黑亮的大眼睛似乎充满着巨大的抗争力量，我不相信他会偷面包。

“他手中不是只有一个面包吗？”

“老师，那个在书包里！”

查两三个小学生便麻利挤过去，准备搜查小川的书包。

“住手，请同学们不要随便翻别人的

书包！”

我向前几步，站在离小川两三米处，温和地问：“小川同学，请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错领了一个面包？”

“听到问话，他‘啪’的一下将手中的面包狠狠地向我扔过来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在上早读的清脆铃声中，师生一哄而散。我给后勤处上交了那个收回的面包和两个请假学生的牛奶和面包。

后来几天里，夜深人静时，我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山峦上那轮清亮饱满的月亮，总让我想起小川，想起那天在教室，那被他扔过来的面包，我无法安心，深信那个面包应该属于小川。

临行一大早，清点好证件与旅行包，离出发还有小半天时间，我突然想去看看小川。走过一条田间小路，翻过一面小土坡，来到他家门口时，却见房门紧锁。三间低矮的老土屋前，不大的场院干干净净，场边几棵果树，一个用木棒搭成的鸡舍里，七八只鸡“咯咯咯”挤着叫着往我这边瞅。

听邻居说，小川跟眼睛不好的奶奶一

起生活，他非常懂事，常帮奶奶干活。学校发的面包他常常只吃一半，另一半拿回家给奶奶吃。

下午时分，我坐三轮车来到乘车的小街，这里有趟过路车去火车站，等待中，耳边忽然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呼喊声：“老师——老师——”我循声望去，是小川，他兴奋地挥着手臂向我跑来。寒风中，他那冻得红扑扑的脸蛋，极像一朵开在尘埃里的小红花。

“老师，你要走了吗？”

“小川，你跑街上来干啥？”

“我帮奶奶背菜，卖菜……老师，你这是要走了吗？”

顺着他指引的方向，我看见一位白发老妇人佝偻着背蹲在地上，面前摆着几样不多的农家菜。

“哪——哪——哪——”

急促的喇叭声里，我忽然觉得应该给小川送点啥。情急中，赶忙掏出两包泡面塞在他手里。在司机急躁的叫嚷声里，我跳上了客车。

透过车窗，我看见小川在车轮腾起的沙尘里奔跑追赶着。看着他胸前抱着的泡面，我的眼角湿润了。

# 秋语寄思

葛鑫

亲切。我放下手中的书本，欢快地跑到母亲身边，接过篮子，两人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脚下是落叶铺就的金黄色地毯，每一步都踏出了沙沙的响声，那是秋天独有的旋律。

那天晚上，厨房里弥漫着诱人的香气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是母亲的味道。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成了我心中最美的风景。她一边翻炒着锅里的菜肴，一边跟我聊着天，从学校的趣事到邻里间的家常，每一个话题都能让她笑得合不拢嘴。那时的我，还不懂得珍惜这样的时光，只觉得有母亲在的地方，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。

站在秋天里，我分不清那画面是梦里的还是现实中有过的。那是母亲陪我度过的最后一个秋天。后来因为疫情，我有两年多没能回家。我的生日在秋天，那年说好了回家和母亲一起过生日，可未等到那一天，母亲就因病离我而去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整个世界崩塌的声音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再也不看到母亲那温暖的笑容，听不到她温柔的叮咛。从此，每个秋天，都成了我心中最难以言说的痛。

如今，当我再次站在这片银杏林

前，望着那一片片飘落的黄叶，心中涌动的不仅仅是对母亲的思念，还有对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。我仿佛还能听到母亲在我耳边轻声细语，她告诉我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都要像这秋天的落叶一样，即使终将归根，也要绽放出最绚烂的色彩。

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桂花香，那是母亲最喜欢的味道。我仿佛看到了母亲，她穿着那件蓝布衣裳，坐在老屋的门槛上，微笑着向我招手，那一刻，所有的悲伤都化作了无尽的温暖，涌遍全身。

“妈，我又来看您了！”我轻声说道。这份思念，这份牵挂，如同这满地的秋叶，即使凋零，也依然深深地扎根在心底。

我蹲下身子，捡起一片落叶，轻轻摩挲着它的脉络，仿佛在触摸着母亲那曾经温暖的手。在这片秋日的静谧中，我告诉自己：无论身在何方，都要坚强，要勇敢地面对生活。

一地秋语，是对母亲的深深思念，也是对生命的深刻感悟。在这个秋天，我学会了珍惜，学会了感恩，更学会了如何在失去中找到前行的力量。



秋，总是以一种不经意的姿态悄然而至，如同母亲那双温柔的手，轻轻拂过心田，带来一丝凉意，但却蕴含着无尽的温情。在这个季节里，我常常站在老屋的门前，望着那片被秋风染黄的银杏林，心中不由自主地泛起层层涟漪，那是关于母亲，关于有她陪伴的秋天的记忆。

母亲是个温婉如水的女子，她的笑容，如同秋日里最温暖的阳光，不刺眼，却能照亮心中最柔软的角落。那个秋天，天空特别高远，蓝得深邃，几朵白云悠闲地游走，仿佛是大自然最不经意的笔触，在蔚蓝的画布上轻轻勾勒。母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，手里拿着一个竹编的篮子，装满了刚买来的新鲜蔬菜，翠绿的丝瓜，鲜红的辣椒，还有几个金黄的玉米，它们在夕阳的余晖下，闪烁着诱人的光泽。

“闺女，快来帮忙。”母亲的声音，总是那么柔和，带着几分不容拒绝的



# 商洛山

(总第2638期)

刊头摄影 郭立新